

梁启超著

欣冰室諸子集

B259.1
7

梁启超著

饮冰室诸子论集

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B5291
5

榮昌圖書

冰室論著

飲冰室諸子論集

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

(扬州市凤凰桥街24—6号)

扬州古籍书店发行

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9.1875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广陵编号：045 印数：001—400

(精装) 定价：10.40元

影印说明

梁启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字卓如，号任公，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是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和学者。生平著述宏富，在近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梁氏晚年致力整理《东方文明》，对于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哲学曾进行精心研究。本书汇集其有关著作四种：《老子哲学》、《孔子》、《墨子学案》和《儒家哲学》。对春秋战国时期儒、道、墨之家显学，各自的代表人物生平、学说内容和特色，以及对后世的影响等，分别加以叙述论证，是一部简要的先秦哲学史著作。现据一九三六年中华书局版影印。

飲冰室專集之三十五

老子哲學

一、老子的傳記

研究歷史的人找不到完備正確的史料，是件最苦的事。像老子這麼偉大的人物，我們要考他的履歷，就靠的是史記老莊申韓列傳裏頭幾百字，還敍得迷離惝恍，其餘別的書講老子言論行事，雖也不少，但或是寓言，或是後人假造，都沒有充當史料的價值。我們根據史記和別的書，可憐僅得著幾條較為可靠的事實：第一，老子姓李，名耳，亦名聃；第二，他是楚國人，或說是陳國人，但陳國當時已被楚國滅了，或者是他原籍；第三，他在周朝做過「守藏史」的官，用現在名號翻出來，就是國立圖書館館長；第四，他和孔子是見過面的，見面不知在那一年。清儒閻若璩據禮記曾子問篇說是在魯昭公二十四年（前五〇一），孔子三十四歲，四書地續林春溥據莊子天運篇說是在魯定公八年（前五〇八），孔子五十一歲。依我看來，後說較為可信。因為孔子五十歲以後，思想變很大，大概是受了老子的影響。我們為甚麼研究這些年代呢？因為要知道老子是什麼時候的人，孔子五十一歲見老子的話，若真，老子若是長孔子二十歲，那時應該七十多歲；若長三十歲，應該八十多歲了。因此可以推定老子的生年，應在周簡王末周靈王初，約在西曆紀元前五百七八十年間了。第五，有一位老萊子，一位太史儋，和他是一人還是兩人三人，連司馬遷也鬧不清楚，可見古代關於老子的傳說很多。第六，他死在中國，莊子養生主篇

是有明文的。可見後來說甚麼「西度流沙化胡」咧。「昇仙」咧。都是謠言。第七。他有箇兒子名宗。曾爲魏將。可以知道他離戰國時甚近。在這些材料裏頭。有兩點應特別注意。第一老子是楚國_{或陳}人。當時算是中國的南部。北方人性質嚴正保守。南方人性質活潑進取。這是歷史上普通現象。所以老子學術純帶革命的色彩。第二。他做「守藏史」這官極有關係。因爲這地位是從前宗教掌故的總匯。漢志所謂「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可見得這樣高深的學術。雖由哲人創造。卻也並不是一無憑藉哩。

二 老子的學說

我很感覺困難。因爲纔講到正文。講的便是老子。老子的學說。是最高深玄遠的。而且驟然看去。很像無用。恐怕把諸君的興味打斷了。所以我先奉勸諸君幾句話。頭一件。諸君雖然聽得難懂。還須越發留心聽下去。因爲你的腦有一種神祕力。會貯藏識想。久後慢慢發芽。你現在雖不懂。將來要懂起來。我的講義總可以給你一個大幫助。像吃橄欖。慢慢的會回甘哩。第二件。諸君別要說這種學問無用。因爲我們要做事業要做學問。最要緊是把自己神智弄得清明。正和做生意的人要有本錢一般。像老子莊子乃至後來的佛學。都是教我們本錢的方法。我第一次講學問分類的時候。說那第二類精神生活向上的學問。一部分就是指這些。這些操練心境的學問。恰恰和你們學體育來操練身體一般。萬不可以說他無用。

如今講到本題了。研究老子學說就是研究這部「五千言的老子」。這部書有人叫他做道德經。雖然是後起

的名稱。但他全部講的不外一箇「道」字。那是無可疑了。這書雖然僅有五千字。但含的義理真多。我替諸君理出簡眉目。分三大部門來研究。第一部門是說道的本體。第二部門是說道的名相。第三部門是說道的作用。

第一 本體論

什麼叫做本體論。人類思想到稍為進步的時代。總想求索宇宙萬物從何而來。以何為體。這是東西古今學術界久懸未決的問題。據我想來。怕是到底不能解決。但雖然不能解決。學者還是喜歡研究他。研究的結果。雖或對於解決本問題枉用工夫。然而引起別方面問題的研究。於學術進步就極有關係了。今為引起諸君興味起見。要把全世界學術界對於這問題的大勢。用最簡略的語句。稍為說明。

這箇問題最初的爭辯。就是有神論和無神論。有神論一派。說宇宙萬有都是神創造的。然則宇宙無體。神就是他的體。我們不必研究宇宙。只要研究「神」就得了。但「神」這樣東西。卻是只許信仰。不許研究。所以主張有神論的歸根便到學問範圍以外。總要無神論發生學問。纔會成立。所謂「本體論」纔會成個問題。第二步的爭辯。就是一元論。二元論。多元論——或是唯物論。唯心論。心物並行論。其錯綜關係略如下。

二元——心物對



這圖表所表示的。就是二元論。二元論的本體。就是心與物。心與物。就是唯心與唯物。唯心與唯物。就是二元論。二元論的本體。就是心與物。心與物。就是唯心與唯物。唯心與唯物。就是二元論。

既已將神造論打破，則萬有的本體自然求諸萬有的自身。最初發達的是從客觀上求，於是有一元的唯物論或多元的唯物論。一元的唯物論當很幼稚的時代是在萬物中拈出一物認他爲萬物之本。如希臘的德黎士^{Theop.}說水爲萬物之本。波斯教說火爲萬物之本。印度有地宗水宗火宗風宗空宗方宗時宗等多元的唯物論。如中國陰陽家言「五行化生萬物」。印度順世外道言「四大_{水火風}生一切有情」等。還有心物混雜的多元論。如印度勝論宗說萬有由九種事物和合而生。一地二水三火四風五空六時七方八我九意。但多元論總不能成立。因爲凡研究本體的人原是要求箇「一以貫之」的道理。這種又麻煩又有罅漏的學說自然不能滿意。所以主張唯物論的人結果趨向到一元。印度諸外道所說的「極微」。近世歐美學者說原子的析合電子的振動算是極精密之一元的唯物論了。以上所說各派的人都是向客觀的物質求宇宙本體。但子細研究下去客觀的物質是否能獨立存在卻成了大問題。譬如這裏一張桌子。一塊黑板拿常識看過去都說是實有其物。但何以說他是有是由我的眼看見由我的心想到然則桌子黑板是否能離開了我們意識獨立存在。假如我們一羣人都像桌子一般沒有意識。是否世界上還能說有這張桌子再換一方面說諸君今日聽我說了桌子黑板之後明天雖然把這桌子黑板撤去諸君閉眼一想桌子黑板依然活活現出來乃至隔了許多年諸君離開學校到了外國一想起今日的情事。桌子黑板還牢牢在諸君心目中這樣說來桌子黑板的存在不是靠他的自身。是靠我們的意識簡單說就是只有主觀的存在沒有客觀的存在這一派的主張就是唯心的一元論。在歐洲哲學史上唯物唯心兩派的一元論直鬧了二千多年始終並未解決。其中還常常有心物對立的二元論來調和折衷議論越發多了。

再進一步本體到底是「空」呀還是「有」呢。又成了大問題。主張唯物論的。驟看過去好像是說「有」了。但由粗的物質推到原子。由原子推到電子。電子的振動全靠那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的「力」。到底是「有」還是「空」就很難說了。主張唯心論的。驟看過去好像是說「空」了。但唯心論總靠我自己做出發點。「我到底有沒有呢。若是連我都沒有。怎麼能用思想呢。所以法國大哲笛卡兒有句很有名的話說『我思故我在。』我既不「空」。那末宇宙本體自然也都不「空」了。所以這「空有」的問題也打了幾千年官司。沒有決定。這是印度人和歐洲人研究本體論的大略形勢。

佛說卻和這些完全不同。佛說以爲什麼神咧非神咧物咧心咧空咧有咧。都是名相上的話頭。一落名相。便非本體。本體是要離開一切名相纔能證得的。大乘起信論說得最好。

『依一心法有二種門。一者心真如門。二者心生滅門。是二種門皆各總攝一切法。……以是二門不相離。

又如心真如門是說本體。心生滅門是說名相。真如的本體怎麼樣呢。他說。

『是故一切法從本已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不可破壞。唯是一心。故名真如。以一切言說假名無實。但隨妄念。不可得故。言真如者。亦無有相。謂言說之極。因言遣言。此真如體無有可遣。以一切法悉皆真故。亦無可立。以一切法皆同如故。當知一切法不可說不可念。故名爲真如。』

我們且看老子的本體論怎麼說法。他說。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

名之曰大。」玄天與赤城各處立而不効，無音節，不勞更息，然天不遺音不缺其聲，玄天曰：「謙。」又說。此門是本體七神本體的法體始終出焉。

「天法道，道法自然。」玄天與赤城各處立而不効，無音節，不勞更息，然天不遺音不缺其聲，又說。此門是本體七神本體的法體始終出焉。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緜緜若存，用之不勤。」玄天與赤城各處立而不効，無音節，不勞更息，然天不遺音不缺其聲，又說。此門是本體七神本體的法體始終出焉。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又說。此門是本體七神本體的法體始終出焉。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玄天與赤城各處立而不効，無音節，不勞更息，又說。此門是本體七神本體的法體始終出焉。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玄天與赤城各處立而不効，無音節，不勞更息，然天不遺音不缺其聲，又說。此門是本體七神本體的法體始終出焉。

「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玄天與赤城各處立而不効，無音節，不勞更息，然天不遺音不缺其聲，又說。此門是本體七神本體的法體始終出焉。

「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強爲之容。」

我們要把這幾段話細細的研究出箇頭緒來。他說的『先天地生』說的『是謂天地根』說的『象帝之先』『這分明說道的本體是要超出「天」的觀念來求他。把古代的『神造說』極力破除。後來子思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董仲舒說『道之大原出於天』這都是說顛倒了。老子說的是『天法道』不說『道法天』是他見解最高處。

他說『有物混成』豈不明明說道體是『有』嗎。他怕人誤會了所以又說『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然則道體豈不是『無』嗎。他又怕人誤會了趕緊說『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又說『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然則道體到底是有還是無呢。老子的思想以為有咧無咧都是名相的邊話。不應該拿來說本體。正如起信論說的『真如自性非有相非無相非非有相非非無相非有無俱相』然則為什麼又說有說無呢。所謂『因言遣言』既已和我們說這『道』不能不假定說是有物。你逕認他是『有』卻不對了。不得已說是『非有』你逕認他是『非有』又不對了。不得已說是『非非有』其實有無兩個字都說不上。纔開口便錯。這是老子反覆丁寧的意思。

究竟道的本體是怎麼樣呢。他是『寂兮寥兮』『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的東西。像起信論說的『如實空』他是『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的東西。像起信論說的『如實不空』他是『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的東西。像起信論說的『畢竟平等無有變異不可破壞』他是『可以爲天下母』『似萬物之宗』『是謂天地根』的東西。像起信論說的『總攝一切法』莊子天下篇批評老子學說說他『以虛空

不毀萬物爲實。」這句話最好。若是毀萬物的虛空，便成了頑空了。如何能爲萬物宗爲天地根呢？老子所說很合著佛教所謂「真空妙有」的道理。

他的名和相本來是不應該說的。但既已開口說了，只好勉強找些形容詞來。所以說：「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爲之容。」試看他怎麼強爲之容？他說了許多「寂兮寥兮」「窈兮冥兮」「惚兮恍兮恍兮惚兮」。又說：「淵兮似……」「湛兮似……」又說：「豫焉若……猶然若……儼兮若……渙兮若……敦兮若……曠兮若……混兮其若……」不直說「萬物之宗」，但說「似萬物之宗」。不直說「帝之先」，但說「象帝之先」。不直說「不盈」，但說「或不盈」。不直說「存」，但說「縣兮若存」。因爲說一種，怕人跟着所說誤會了，所以加上種種不定的形容詞，叫你別要認真。

「名」也是這樣。他說：「吾不知其名字之曰大。」又說：「是謂玄牝。」又說：「玄之又玄。」又說：「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因爲立一箇名，怕人跟着所立誤會了，所以左說一箇，右說一箇，好像是迷離惝恍，其實是表示不應該立名的意思。

然則我們怎麼樣纔能領會這本體呢？佛經上常說「不可思議」，尋常當作「不能彀思議」解，是錯了。他說的是「不許思議」。因爲一涉思議便非本體，所以起信論說「離念境界唯證相應」。老子說的也很有這箇意思。他說：「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又說：「其出彌遠，其知彌少。」又說：「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因爲要知道的本體是要參證得來的，不是靠尋常學問智識得來的。所以他又說：「絕學無憂。」他又說：「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也。」道的本體既然是

要離卻尋常學問智識的範圍去求，據一般人想來，離卻學問智識，還求個甚麼呢？求起來有甚麼用處呢？怪不得要大笑了。

第二 名相論

本體既是箇不許思議的東西，所以爲一般人說法，只得從名相上入手。名相剖析得精確，也可以從此悟入真理。佛教所以有法相宗，就是這箇緣故。我們且看老子的名相論，是怎麼樣？他的書第一章，就是說明本體和名相的關係。他說道：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斷句有與舊不同處，應注意，不

這一章本是全書的總綱，把體相用三件都提絜起來。頭四句是講的本體。他說：『道本來是不可說的。說出來的道已經不是本來常住之道了。名本來不應該立的，立一箇名，也不是真常的名了。』但是既已不得已而立些「名」，那「名」應該怎樣分析呢？他第五六兩句說道：『姑且拿箇無字來名那天地之始，拿箇有字來名那萬物之母罷。』上句說的就是起信論的「心真如門」，下句說的就是那「心生滅門」。然則研究這些「名」，有什麼用處呢？他第七第八兩句說：『我們常要做「無」的工夫，用來觀察本來的妙處；又常要做「有」的工夫，用來觀察事物的邊際。』他講了這三段話，又怕人將有無分爲兩事，便錯了。所以申明幾句說：『這兩件本來是同的，不過表現出來，名相不同。不同的名叫做「有」，同的名叫做「無」。可以叫做「玄」。』這幾句又

歸結到本體了。

(附言)老子書中許多「無」字，最好作「空」字解。「空」者，像一面鏡，鏡內空無一物，而能照出一切物象。老子說的「無」，正是這個意。

然則名相從那裏來呢？老子以為從人類「分別心」來。他說道：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較，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

他的意思說是：「怎麼能知道有『美』呢？因為拿個『惡』和他比較出來，所以有『美』的觀念。同時便有『惡』的觀念。怎麼能知道有『善』呢？因為拿個『不善』和他比較出來，所以有『善』的觀念。同時便有『不善』的觀念。所謂『有無』、『難易』、『長短』、『高下』、『前後』等等名詞，都是如此。」他以為宇宙本體原是絕對的，因這分別心，纔生出種種相對的名，所以他又說：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謂萬物之始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意謂「人類既造出種種的名，名一立了，永遠去不掉，就拿名來解說萬有，我們怎麼樣能知道萬有呢？就靠這些名。」楞嚴經說的「無同異中，熾然成異」，即是此意。既已有名相，那名相的孳生次第怎麼樣呢？他說：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這段話很有點奇怪，為什麼不說「一生萬物」呢？為什麼不說「一生二，二生萬物」呢？又為什麼不說「一生四，四生萬物」呢？若從表面上文義看來，那演的式是：

一↓二↓三↓萬物

這卻有什麼道理講得通呢。我想老子的意思以爲「一」和「二」是對待的名詞。無「二」則並「一」之名亦不可得。既說個「一」自然有個「二」和他對待。所以說「一生二」。二對立成了兩個。由兩個生出個「三個」來。所以說『二生三』。生出來的「三」成了個獨立體。還等於「一」。隨即有「二」來和他對待。生的「三」不止一個。個個都還等於「一」。無數的一和二對待便衍成萬了。所以說『三生萬物』。今試命一爲甲。命二爲乙。命所生之三爲丙丁戊己等。那演的式應該如下。



生物的雌雄遞衍最容易說明此理。其他一切物象事象都可以說是由正負兩面衍生而來。所以老子說。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天地」即是「陰陽」。「正負」的代表符號亦即是「一二」的代表符號。他拿樂器的空管比這陰陽正負相應相盪的形相。說他本身雖空洞無物。但動起來可以出許多聲音。越出越多。這個「動」字算得是萬有的來源了。

然則這些動相是從那裏來呢。是否另外有個主宰來叫他動。老子說。

『道法自然。』

又說。

『莫之命而常自然。』

『出而異名。』

「自然」是「自己如此」，參不得一毫外界的意識。「自然」兩個字，是老子哲學的根柢。貫通體相用三部門。自從老子拈出這兩個字，於是崇拜自然的理想，越發深入人心。「自然主義」成了我國思想的中堅了。老子以為宇宙萬物自然而有動相，亦自然而有靜相，所以說。

『萬物並作。吾以觀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

「復」字是「往」字的對待名詞。「萬物並作」，即所謂「動而愈出」，所謂「出而異名」，都是從「往」的方面觀察的。老子以為無往不復。從「復」的方面觀察，都歸到他的「根」。根是甚麼呢？就是「玄牝之門，縵縵若存」的「天地根」，就是「橐籥」，就是「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所以他又說。

『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這是回復到本體論了。若從純粹的名相論上說，「無」決不能生「有」。老子的意思，以為萬有的根，實在那「非有非無，非非有，非非無」的本體。既已一切俱非，所以姑且從俗，說個「無」字。其實這已經不是名相上的话。

老子既把名相的來歷說明，但他以為這名相的觀念不是對的。他說。

『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之。知之所以不治。』

從胡適校本

這是說：『既制出種種的名，人都知有名，知有名便不治了。』這話怎麼講呢？他說：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自然」蕭子雲賦漢書不謂實也。東晉又說：『莫之爲而當自然。』莫之爲而當自然「無自然而然」無自然而然「無以爲」無以爲老子又說：『名與身孰親？得與亡孰病？』指諸君自由暢快，其弊在要營求一時的環境，「無以爲」「自然」

『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人之迷，其日固已久。』

老子以為名相都由人類的分別心現出來，這種分別心靠得住嗎？你說這是善，那是惡，其實善惡就沒一定的標準，一定的距離。你想的是得，怕的是失（亡），其實得了有什麼好處，失了有什麼壞處呢？人人都求福畏禍，殊不知禍就是福，福就是禍。老子全部書中像這類的話很多，都含着極精深的道理。我們試將他『善之與惡，相去何若』這兩句來研究一下。譬如歐洲這回大戰，法國人恨不得殺盡德國人，德國人恨不得殺盡英國人。試問他，你這種行為是善麼？他說是善呀！爲甚麼是善？他說是我愛國，愛國便是善。其實據我們旁觀看起來，或者幾十年以後的人看起來，這算得是善嗎？又如希伯來人殺了長子祭天叫做善，不肯殺的叫做惡，到底誰善誰惡呢？又如中國人百口同居叫做善，弟兄分家叫做惡，到底誰善誰惡呢？老子說：『善之與惡，相去何若？』就是此意。他以為標了一個善的標準，結果反可以生出種種不善來，還不如把這種標準除去倒好些。他以為這